

史記評賞

賴漢屏 著

三

民

叢

刊

159

史記評賞

第二卷 史記評賞

三民叢刊

159

史記評賞

賴漢屏著

三民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史記評賞 / 賴漢屏著. -- 初版三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6
面; 公分. -- (三民叢刊; 159)

ISBN 957-14-2697-0 (平裝)

1. 史記—評論

610.11

86012242

三民網路書店 [http // www.sanmin.com.tw](http://www.sanmin.com.tw)

© 史記評賞

著作人 賴漢屏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1998年1月
初版三刷 2006年6月
編號 S 610200
基本定價 肆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57-14-2697-0 (平裝)

為司馬遷尋知己 為《史記》覓知音

——序賴著《史記評賞》

陳 宏 仁

湖南常德教育學院賴漢屏教授自一九九五年八月起，在《明道文藝》雜誌發表一系列《史記》賞析的文章，由於見解獨具、文采丰華，贊譽之聲不絕，本人主編之《明道文藝》因而沾光不少。其實賴教授早於一九九二年即與本刊結緣，當時經由其在臺同鄉謝元厚先生介紹，闢有《藝苑賞英》專欄，陸續刊佈詩文評介，即深受矚目；爾後又以《史記》一書為專論，常發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渾厚的治學功夫益加顯露無遺。本文尤其深獲本刊發行人汪廣平先生之激賞，為免「黃鐘毀棄」之憾，特向三民書局劉振強董事長極力推薦而得問世。

據賴教授自述，渠自幼即喜讀《史記》，曾從師學習，中年以後，又以《史記》為教本，且常淺吟高誦，咀嚼文味，如今蘊藉已深，英華綻放，自然言之有物，且篇篇都是直探司馬遷作傳的本心。

史遷作《史記》，雖然後人閱讀、欣賞的很多，研究探討的學者也不少，但立意幽闇未明之處仍是所在多有。比如：

《管晏列傳》為何只論軼事而不談治績政略？

為何幾近佞臣的張叔，史遷要為其費辭立傳？

又為何李廣傳要標明《李將軍列傳》而不用名諱？信陵君傳不標封邑而稱《魏公子列傳》？

諸如此類的問題，前人或未觸及，或雖論及，但所言不夠周全明確。賴教授撰寫此書，

就是要撥開這些層層的雲霧，讓人更能了解二千多年前司馬遷苦心孤詣或是曲筆暗寓的地方。

我們從他所選析的十九篇傳記來看，更可清晰地看到賴教授想要作為司馬遷「知音」的強烈企圖心。

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曾為了替李陵鳴不平，因而下獄，並慘遭極不仁道的腐刑，在他內心深處，對朝廷昏暗的感慨、忠而受謗的悲憤、懷才不遇的痛苦、尋求知己的渴盼，以及對所有悲劇人物的同情，都是至深至切的，所以下筆之時，無不極力揮灑，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

賴教授多年探索，深深了解這點，所以他選《滑稽列傳》和《萬石張敖列傳》表達司馬遷暗諷當朝者的昏瞶；他選《屈原列傳》、《李將軍列傳》發抒史遷懷才不遇的苦悶；他選《管

晏列傳》、《魏公子列傳》以見太史公渴求知己的熱切。

他更選《周勃世家》對照史遷被誣入獄的冤屈；復選《商君列傳》、《淮陰侯列傳》、《遊俠列傳》、《刺客列傳》等悲劇篇章，顯示史家深沉、悲憫的胸懷。

甚至《項羽本紀》、《高祖本紀》裏都可以看出司馬遷淒涼處境和孤寂內心的寄寓。

《報任安書》中，太史公敘述入獄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這樣惶恐的心理以及「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孤憤心情，千載之後，猶令人悚慄，無怪乎司馬遷觸及與他有相同遭遇、相同心境、相同渴望、相同憤懣的人，都要視如己身，淋漓盡致地去突顯其人格、個性、理想、情操，藉以抒發其心中無盡的控訴。

所以讀《史記》，任何一篇，都必須和司馬遷合為一傳，始能得其精髓。

賴教授寫作此書，正是以司馬遷的知己自勉，也以《史記》的知音自勵。

因此，當我們在書中讀到許多他獨自的看法時，當更能心領神會，益發欽佩他的觀點了。如在《廉頗藺相如列傳》的賞析中，他說：「歷來賞論此傳者，只豔稱他負荊請罪，勇於改過，從未見有人激賞傳文中寫他離開趙國，客死他鄉這一段千古妙文，我在這裏特為拈出，相信讀者中必有戚戚焉於心者。」

又如《萬石張敖列傳》的評析，他說：「我以為，司馬遷寫此傳，目的也不僅止於譏刺

那些全軀保家、尸位素餐的人，還有更深層的動因。……才智之士多數奇不遇，唯知忠謹的奴才卻竊據要津，……司馬遷的筆鋒，透過奴才，微諷主子，從這個層面看，這篇文章的立意構思便更高一層了。」

其他如〈管晏列傳〉、〈李將軍列傳〉、〈絳侯周勃世家〉等也都有它慧眼文心的地方，值得細細品味。

當然，賴教授寫作這些文字，除了發幽探賾之外，也用了許多筆墨來欣賞司馬遷卓越的寫作藝術，在每一篇賞析作品中，他都層層剖析，句句論斷，將史遷撰寫《史記》時，材料的取捨增刪、情節的描寫設計，以及人物的語言特性、氣氛的鋪陳營造，還有，寫法的詳略虛實，文字的技巧運用，一一詳加賞論，使這部深具文學價值的曠世名作，益見其美。

能夠欣賞《史記》的優美，自然能夠洞見太史公的偉大，能夠景仰太史公的精神，自然可以進入歷代悲劇英雄的心靈世界，那麼，《史記》的知音將會愈來愈多，賴教授此書的出版，實善莫大焉，爰為之序。

（作者為明道文藝社社長）

自序

賴漢屏

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篇，作意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十五個字表明了他著作此書的追求，客觀上成了對這部史學巨著最好的概括與評價。漢武帝時，儒家巨擘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出了「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歷史觀。在他看來，天與人是合一的，永恒不變的。司馬遷卻認為，天道循自然規律而運行；人類歷史的發展則是人為的結果，並非天命所定。歷史是不斷變化的，並非「天不變，道亦不變」；他著作《史記》的目的就在於探索這種變化的規律。他要「成一家之言」，即對歷史的變遷興替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不囿於「獨尊儒術」之論。基於這樣的歷史觀，《史記》一書對歷史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 序 自

《史記》的貢獻不限於史學，它還是我國傳記文學的典範。兩千年來，凡為散文者無不朝夕揣摩，奉為圭臬。《史記》語言，變《尚書》、《春秋》之佶屈聱牙為明淺流暢；句式變

漢代辭賦之駢驪復沓為長短交錯，散句單行；司馬遷的《史記》創為「紀傳體」，把以編年記事為中心的史學著作變為以記人為中心，乃使史學與文學交融，開我國傳記文學之先河。以記事為中心，重在記述歷史事件的原委，無取於人物之刻劃；以記人為中心，則必須描繪人物形象，刻劃人物性格，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傳記文學。從這一點看，司馬遷《史記》在文學方面的貢獻決不亞於史學。我這本小書的評說也重在文學而略於史學。

書名《史記評賞》，這一幅幅人物肖像畫作自距今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後人欣賞這些歷史人物群像，自難免牝牡驪黃，各有所見。我這本小書力求在成說之外，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諸如：在〈屈原列傳〉中，論證上官大夫奪憲而屈原不與的因由，廣引《離騷》之文以明班固謂屈原「露才揚己，競爭群小之間」是厚誣古人；在〈項羽本紀·鴻門宴〉中，通過「斗卮酒」、「生彘肩」的剖析以闡明劉、項兩家在宴會上的明爭暗鬥；在〈商君列傳〉中對商鞅變法功過的評價；在〈春申君列傳〉中對黃歇何以前後判若兩人，都提出了個人的論斷。但此書並非學術專著，我提出一些新論意在引起青年讀者的思辨，諒方家不致責我以高深。

自一九八二年以來，筆者應大陸諸出版社之約，為《唐詩鑒賞辭典》、《唐宋词鑒賞辭典》諸書寫了數十萬字的賞論詩詞之作，乃因深感今之青年學子對詩古文辭的興趣日趨淡漠，故

3·序 自

不憚撰為小文，以期導夫先路。現在這本《史記評賞》，作意亦緣於此。如此願得償其什一，將不負我老懷。是為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於常德教育學院

史記評賞 目次

為司馬遷尋知己 為《史記》覓知音

陳憲仁

——序賴著《史記評賞》

自序

賴漢屏

悲劇英雄三部曲

——〈項羽本紀〉評賞

序曲 鉅鹿之戰 破釜沉舟

轉振點 鴻門宴上 刀光劍影

尾聲 垓下之圍 曠代悲歌

亭長歸來唱大風

——〈高祖本紀〉評賞

3 2
1 4 9

謀能安國 智足全身

——〈留侯世家〉評賞

4
7

誅呂平吳 難逃縲紲

——〈絳侯周勃世家〉評賞

6
1

勇略震主者身危

——〈淮陰侯列傳〉評賞

7
5

李廣無功非數奇

——〈李將軍列傳〉評賞

89

雞鳴狗盜亦千秋

——從〈孟嘗君列傳〉看《史記》、《戰國策》的異同優劣

105

翩翩濁世佳公子

——〈平原君列傳〉評賞

123

太史公胸中得意人

——〈魏公子列傳〉評賞

137

三千珠履說斯人

——〈春申君列傳〉評賞

151

市中無處訪荊卿

——〈刺客列傳・荊軻傳〉評賞

165

是非頗謬於聖人

——〈遊俠列傳・郭解傳〉評賞

177

鬚眉畢動 聲色如生

——〈廉頗・藺相如列傳〉評賞

189

美人芳草 絕代詩魂

——〈屈原列傳〉評賞

203

雖殺其身 不廢其法

——〈商君列傳〉評賞

219

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

——〈管晏列傳〉評賞

237

外戚相傾的悲劇

——〈魏其武安侯列傳〉評賞

251

醇謹之流 希寵之祖 談詭之文

——〈萬石張叔列傳〉評賞

269

嬉笑怒罵 正言反出

——〈滑稽列傳·優孟傳〉評賞

283

後 記

295

悲劇英雄三部曲

——〈項羽本紀〉評賞

序曲 鉅鹿之戰 破釜沉舟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